

北史

列傳

十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8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75
18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韓褒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景

韓川中鳳尊
氏關四用市

御田象文亭

010190559730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柳遐

子詳 兄子行本

子莊

字

韓襄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襄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恠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竝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竝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襄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藉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襄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

西域商

被

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喪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為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喪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備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喪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復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喪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選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喪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任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置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啟周文請之周文乃詔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

蔡

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邵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人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召為司馬。在道

友

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於家。子弘安。弘智。竝知名。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余朱榮敗後。遂杖策入朝。賀拔愔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忘。遂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

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狎，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建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纍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歛以時服，葬於磽磽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

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宣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克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王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竝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鎮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輜陸。祖重耳。滄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襄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

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子獻仕隋。為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為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為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史部下大

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為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頊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竝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為涪陽太守。甚有聲稱。太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興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竝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北史卷七十一
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啟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竟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啟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王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未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

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

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在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邵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楷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書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竝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人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俾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

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竝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許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屨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

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關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竝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啟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薦祭，竟殺修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

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雍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克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往來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暹爲行臺鎮北總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爾朱榮暹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勲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紮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狍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文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狍膊耳

又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純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宗懔字元懔。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官。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懔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懔願父釋罪。嘗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懔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劼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竝無。懔不能對。懔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懔勸都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

慎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詎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淮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修爲梁州。又補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修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郟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

遣召璠使者入反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
 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章登私
 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
 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
 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
 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
 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
 奉揚威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
 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遠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
 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
 先令璠赴關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
 過之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
 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
 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
 此烈士也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
 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
 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於伊
 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
 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脩請與璠
 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
 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
 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
 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
 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

雪賦

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徵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餘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高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

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此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駭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太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者。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豈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比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巖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晉廢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離營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退則有虧。先旨。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晉祖。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須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

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塋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善哉

鏡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詧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詧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歸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私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

連

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潛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

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竝當時之選也。梁昕身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竝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旌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檀。翁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竝志能之士也。宗慄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於是矣。探亮直之風，不厭門素忠而難薦，蓋亦自古有之。
 時或竟歎善主其忠，可事以深察夫，猶斯也。朕以來，賀假朕人，
 卒之骨，雖時豈立良之節，豈非有贈，其眷戀，謝其幸，何好。
 對朕事，言言有細，而學報，其事為一家之言，本五言詩，言具。
 東正十餘，始於美，雖非益亦多人，應譽學，朕謝，亦善也。公譽，
 平辭，妙秦中，不所，知事，宜士，固料，與不與，圖奇，昔乎，樂月，對育，
 自業，又賦之，以辭，介，並志，繪之士，少宗，對本，翰，韓，各，具，重，聚，示，數。
 帝云，文人，不，難，識，其，呂，思，甄，之，隋，平，斜，對，謝，蓋，計，谷，以，本，學。
 守之，譽，如，賦，賦，出，對，亦，專，據，之，本，對，效，因，精，京，劉，家，業，夫，夫，駿，文。
 南，都，辛，與，之，王，千，直，其，吳，之，封，並，關，之，書，封，如，孫，以，登，陣，對，當。
 李，意，舉，然，皆，關，漢，漢，前，非，變，移，劉，官，出，條，並，當，對，之，數，以，聚，報，是。

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
 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
 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
 裁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
 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
 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
 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
 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
 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
 鑿師邊隱。逐勢言我後。口是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
 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為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
 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
 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
 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
 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
 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
 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
 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
 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
 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
 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

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竝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察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鑿。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鳩子綸嗣。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

邠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鳩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鮑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為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縉，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縉，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縉，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縉，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為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在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州牧，領右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顯、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

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擢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

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妻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闕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洒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爨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旣僭僞號降爵爲郇國公後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綱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

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瓜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

若盡取

恒上

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君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頰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大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頰奏曰：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益疑煩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曰：

覲地代漸不可耐。闕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同引張衡定策。遣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之旨。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發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廢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常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段達脇姬威曰。東宮罪過。至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

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堂。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真事。其婦初亡。即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惡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外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寢。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竟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

是

當

看

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 蓋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駁。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何曾使婦女令京宮。奈云勿令廣平王至。

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馱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

南是一
臨更身
又帝疑
心生暗
鬼以爲
大慶命
人登喉
笑

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
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
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凋飾者悉陳
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
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
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
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
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
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王者並爲庶人
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
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
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
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
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
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徧
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
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
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
謀要射管利前主壘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祆怪志圖禍亂心
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
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竝是悖逆論
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竝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

可哀 情 貝

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文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竝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貴州長史裴肅表稱。廢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請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盥。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柩。述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

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纂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螻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竊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令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寮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

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弑逆，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並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蠻，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木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土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同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竅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

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並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

王頰

隋書諒
下有字

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

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雁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聘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反，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聘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聘，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蓋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子。』顯因而禁錮。字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

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宗。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銍。于牛字文鼎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遇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所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之。徃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豈極人臣。

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
眄。出入外內。奉望堦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
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重。狀
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
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將擢之義。人
事罕聞。化及梟鏡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蒙
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
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
早夷殄。翼戴朕躬。詞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展而
仗旄鉞。釋衰麻而懷甲冑。銜冤誓眾。恣淚臨兵。指日逆征。以平大
盜。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幽過比於拘囚。其身自稱。相專擅。疑

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下。梟夷醜族。匪夕伊
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
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聳。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
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眾戰。以斯
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
師一臨。舊章蹙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
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自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
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
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
術軍機。竝授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

天

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克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克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克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與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克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克。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克僭僞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克，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克兄世渾因勸世克害侗。

去

世克遣其侄行本齋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已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克僞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

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藏匿詐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過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常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楸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晚陳帽以為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陳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

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尚臥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愨，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無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草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關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之。積兇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不可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臣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

死悲夫。

昭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此日天氣寒冷日雲數日未頓不頓家人皆罹患風邪余亦

此卷了時前妻亦登程取學意

悲夫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頴

牛弘

李德林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蓀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
 曾祖暉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暉女位兗州刺史
 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
 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人獻皇后以賓父之
 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
 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
 州及頴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諡

明敏有器局

錄卒於

魏川中圖
低庸何庸甫

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菴自許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頰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頰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為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竝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頰見劉昉鄭譯等竝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

兩兼獻欬

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頰預為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帝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頰佯避權勢上表遜位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頰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匹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命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籛巖之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

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於後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加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於後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加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頽回諫
不可帝
不從以
頽為元
帥長史
從漢王
征海東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頽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頽邪？始陛下欲為頽娶，頽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頽。會議伐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頽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頽，頽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諫泣言於后曰：免頽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頽處得之。帝欲成頽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頽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頽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頽侍宴。頽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見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頽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頽，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頽國令上頽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頽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頽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頽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頽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頽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頽，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頽名，初頽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頽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頽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頽奏：此樂久廢。

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頗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故人可汗恩禮過厚頗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頗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頗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頗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彙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

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

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史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闢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未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

明堂議
五禮

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室修七尋，黃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蓋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

隋書傳
有祖字

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爲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分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

北史卷之十一

八

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盡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云：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室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主肅，以爲明堂璧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闕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

樂議

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

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故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大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王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律。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

北史卷一百一十一

七

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

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請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詳禫。具有降殺。碁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碁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以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

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爰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壇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納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

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

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嚴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纒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府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

授

外諸軍事。遂以譚為相府長史。昉為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受尉遲迥餽金。隋文得啟。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

令

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

宋本詳也

事

廣

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昂。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卽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屬興王。以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昭和十六年十月十日夜讀之

元貞
遠矣長需
賀妻于幹
史尚哉
劉方
士彥
周岳

是德林之伯德林其父為大舉諸議以
 曰德林父終於校書亥稱諸議上其德之
 之曰公為內史與朕機密比不預計議
 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
 富說不詳也又問曰取唐安加父官朕實德之
 令將林甫人并其以一部以給其宗以大年
 事安源派
 廣士夫其正平卷六十一
 北史卷七十三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擢 楊武通 陳永貴 房苑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

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卽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湘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閒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

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

平王維左僕射高頴二人用事。諸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頴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雖必當之。諸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諸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詳。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

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克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廼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尅。

善鮮卑

如

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竝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維，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心腹。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斝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

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追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蓋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寤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一。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襄、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卽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疲。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

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禡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介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寇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

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夔翫入朝。詔許之。夔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在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夔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伏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窟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操殺之。旣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

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歲爲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肅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主櫛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櫛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

所

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剋捷。擿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其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隋。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隋。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

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鄴末。至文城郡丞。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

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產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右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拜飲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於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儻。有大志。善騎射。

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因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

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蘇鞞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于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廻。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

王三人
骨儀

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

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礮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王於覆表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之。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甌，討賊格

白海公

遠

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據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胃，或契濶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亦有可稱。萬歲是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路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昭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朝了此卷陰晴不定不快人意

劉昉傳第六十二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為梁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克

李雄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克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為梁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為梁...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克 李雄

劉昉傳第六十二

疾

甲

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及帝不忿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中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帝不懌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頰代為司馬是後蓋見疎忌及受禪進在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釀酤酒治書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在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竝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

卷之四十四

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當朕受命之初。竝展勤力。酬勲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於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卽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賤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竝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竝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

北史卷之十四
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恢，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卽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忿，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謏、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卽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

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壽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卽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廷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總已，績有力焉。加上

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

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瘵，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拒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

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殫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

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克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旣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

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卽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克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克潛號，汪復用事。世克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於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辨，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北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

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詳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負

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竝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竝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絺。服之無厭。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

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寤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文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

與唐堯之代去極竝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即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

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
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
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
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
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
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
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
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
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
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
亂帝初懼雁門之厄又盜賊並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
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擬萬善而化八絃以

百姓爲心匪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
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
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
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
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
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
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
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
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
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
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
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

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渤海蓆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標江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常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五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皇業。劉昉實啟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

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
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啟。竝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
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蒲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贊之謀。
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可。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為權首。將
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
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
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
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
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

入變動星占。謬增眚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
李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照和士二年十月十四日午。前了。此時東洋大學生來訪。撮影一葉。為李雄
紀念也。今年十月即辛酉年也。

